

■工友情怀

宗文，是北京地铁15号线乘务中心信号主控，爱人宋佳是相邻地铁站的综控员。12年前两人在学校相识，虽属同一个专业，但在毕业时被分别派到不同车辆段进行培训，长达三个多月的培训让刚刚走出校园的小情侣聚少离多，只有周末才能抽出一天时间跨越大半个北京城见上一面，但长期的分别不仅没有拉开两人的距离，每天饭后那一通电话让这对小情侣更加情深意长。“今天学了什么？有什么困难？多注意休息！”每一声问候，不仅是对爱人的关心与呵护，更是对美好未来的期盼。每次临近考试，两个人还会互相提问，你问我答，一点一点地“勾画”着北京地铁路网。

北京奥运会后的几年，可以说是北京地铁跨越发展的巅峰时期。2010年，宗文和宋佳同时来到北京地铁运营四分公司，一个在车辆段，一个在地铁站，相隔只有短短一公里长的隧道，却由于倒班制让两个人依然保持着“异地恋”的状态。宋佳怀孕期间，正赶上宗文晋升信号主控，为了保证地铁列车的畅通运营，一刻都不能离开工作岗位，甚至每一次爱人产检都只能麻烦父母帮忙。宗文每次提起，既无奈又愧疚，同时更感谢爱人宋佳的支持和理解。两个人用对爱的执着，守望着一座城市的畅通。



隧道里的守望

□杨依燃 文/图

如今两人同为北京地铁15号线的“神经中枢”，共同保障每一列地铁列车的安全、准时运行。宗文在车辆段根据运行计划确认车号，同时指挥列车从车辆段按计划时间发出，并将车次、车号、发车时间用电话通知临站。每天在电话另一端守候的就是爱人宋佳，通过监控系统，将列车顺利接入车站，将到站时间等信息回传，以此来保证每一列地铁列车安全、准时到达。这样地工作每天都要重复60多次，最

短间隔30秒就有列车投入运营，两个人坚守在隧道的两端，一丝不苟筑畅通、燃烧青春铸忠诚、齐头并进助发展。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夫妻二人早已形成默契，总会在固定的时间在电话旁守候，短短三句规范用语，却很难看出他们在维护城市运行上做出的无私的贡献，不光经营好自己的“小家庭”，更努力建设好北京交通“大家庭”，在平凡的岗位上，守望着北京交通高质量的发展。

有一种乡愁叫呼兰河

□丘艳荣

有人说湘西属于沈从文，西藏属于阿来，新疆属于周涛，而呼兰河是属于萧红的。

之前，对于《呼兰河传》，我是只知其名，未读其书。对于萧红的认识，仅限于知道她是有名的女作家，也曾一目十行地看过一些描写她情史的文字。说真的，受此影响，我或多或少不喜欢萧红，心想萧红或者就是民国时代的“网红”吧，一个作家的绯闻被如此地广为流传，使我对她的作品的可读性有了怀疑。

然而，还是与呼兰河撞了个满怀。暑假的清晨，我习惯一边打扫庭院，一边听书。所听的播放列表，只听到——“下面为你播放的是‘萧红的长篇历史小说’——《呼兰河传》”。

“等老头子挣扎起来，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拣到箱子去，一数，不对数。他明白了。他向着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：‘好冷的天，地皮冻裂了，吞了我的馒头了。’”我笑出了声，便一路跟着听了下去。

作品中栩栩如生的小人物和浓郁的地方色彩，吸引了我，让我生出感动，生出同情，也生出沉重。

没想到，我有意无意绕开的书居然以这种方式与我邂逅。萧红这种散文化的叙事风格和诗意淡然的文字风格让我很是喜欢，我迫不及待去书店把《呼兰河传》买下来，一行一行地看，一页一页地翻，一点点地细细回味。因为这部作品，我对萧红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变成了喜爱。这

个情路坎坷的柔弱女子，写下了这些气韵生动、丰沛盎然的文字。这些文字透明澄澈，以一个小女孩的口吻咿咿呀呀地讲述了她的故乡，她的童年。

整部作品似乎就是以一个孩子单纯天真的视角，描绘了一个东北边陲小镇呼兰河的世态人情以及自己的童年生活。但在孩子的视角背后，也藏着一个成人的视角，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于扭曲人性，损害人格的社会现实的否定，以及对“孤寂与苦闷”的情怀的反思。于是，在没心没肺地笑过之后，我的心情一点一点沉重起来。

《呼兰河传》的最后写道：“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优美的故事，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，忘却不了，难以忘却，就记在这里了。”

此书于1940年12月20日在香港完稿。一年之后，颠沛流离的萧红就因病离开了人世。

茅盾早年在《〈呼兰河传〉序》中指出：“该作品是寂寞的萧红的寂寞之作。”萧红的寂寞是因为什么？纵观整部《呼兰河传》，其实贯穿始终的就是两个字——“乡愁”。如果说萧红的寂寞是果，那么乡愁就是因。

当年萧红为了反抗父亲安排的婚姻从家里逃了出来，一路从

因有乡愁的渲染，萧红笔下那些稀松平常的人与物，一个个都被赋予了生命，活了起来。三月的柳絮、六月的倭瓜、夏天的火烧云、寒冬的飞雪，冻裂的大地，东二道街上的大泥坑、祖父的后园、后园里的大蜻蜓、樱桃树、偷偷插在祖父帽子上的玫瑰花，还有冯歪嘴子、有二伯、小团圆媳妇、王寡妇……均在萧红笔下活灵活现地出场了。

我没有远离故土的经历，却在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里，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什么是乡愁。无论呼兰河是荒凉的、无知的、愚昧的、麻木的还是消极的，在萧红的眼里，都是美的，我仿佛看到了，高楼林立、灯红酒绿、车水马龙的香港，一个孤寂的身影伏案疾书，在文字里“还乡”……

于是知道——有一种乡愁，叫呼兰河。



开门七件事

□赵同胜

居家过日子，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同样的七件事，今时已不同昔日，昨日是在苦熬，是在奔波，今时是在衡量，是在选择。

母亲说，这苦日子，过着过着就甜了。我下意识吧唧一下嘴，心想，还真是。开怀大笑中，我和母亲的思绪一同飞入了昨日的时光。

柴。打草砍柴搂树叶，我小时候常干的这三件事，都与“柴”字有关。夏日炎炎，我弱小的身影隐在庄稼地里，稚嫩的小手伸向那些野草，一把薅下去，手就疼了，我咬着牙，任凭豆大的汗珠噼啪下落，胳膊被棒子叶刺得渗出了血印，嘴里却不哼唧一声；秋风瑟瑟，树叶飘落，我擎耙架筐，想象着火舌舔锅的样子，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儿；寒风料峭，捡拾的干枝搭在我的肩头，如鸟窝一般起伏颤动。娘说起这些，抚着我的头，泪就下来了。现在，午间做饭时，娘一拧开关，砰地一声，灶上的火苗壮壮的。娘说，村里通上了天然气，方便多了。

米。白米是啥样，我长到七八岁都没见过。那天，下乡的干部到我家吃派饭，娘不知道从哪儿淘来了一碗米，那米的白和香馋得我直咽口水。娘说，若能剩下，就让我尝尝。当最后一粒米被那人送到嘴里时，门缝后眼巴巴的我哇地一声就哭了。为这，我还挨了娘几巴掌，数落我没出息。

油。那时候吃的油是猪油，老家叫腥油，是过年时用猪肉膘熬的，全家人一年的香气，全都隐在那两个小瓦罐里。娘每次掀起那个盖子时，都战战兢兢，生怕出了什么意外。听说村里的李伯每次出门，都在嘴唇上浅浅地抹上些腥油，亮亮的，以示自家的日子好过。其实，那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，他家日子穷的，老鼠都不做窝。我做梦也没想到，日思夜想的食油，会成为眼下的一块心病，哭着喊着要吃素。日子的变迁，是温饱后，让健康生活方式多出了选择。

盐。打我记事起，眼里看到的就是那种黑乎乎的大粒盐。倒是也没啥好挑的，能有个咸味，不寡淡就好。我发现，村里有不少人长了粗脖子。

娘说，那是缺碘闹的。我不知道碘是啥东西，但那粗脖子的确很吓人。后来粗脖子慢慢少了，听说是往盐里加了碘。眼下，盐早已不再是稀罕物，各种盐精致到无法想象。但人们对盐似乎又多了几分警觉，说它是高血压的元凶。可真是此一时彼一时，盐还是那个盐，化学成分没变，可人们的眼里已然失了眷恋。

酱。那时村里的孩子是没听说过酱油的，偶尔有人提及，孩子用疑惑的眼神问：那东西是把酱和油掺和在一块吗？引得大人一通哄笑。我吃得最多吃的，是娘亲手晒制的大酱，味道说不上有多美，但那是彼时炒菜、调馅最好的作料了，陪伴了我几乎整个童年。

醋。醋是山西的好。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是餐桌上几个人的共识。不过，我对醋的记忆，是妗子在房顶上晒得那些坛坛罐罐，老家管那叫淋醋。那醋，酸倒是酸，但少了香甜的味道。妗子拿手点一下我的鼻子：白吃醋还嫌酸，外甥狗，吃了走。那年，已在城里上班的我，买了几瓶上好的山西陈醋送给妗子，妗子尝了后一个劲儿点头。我调皮地问她比当年她淋的醋咋样，妗子睨我一眼，一巴掌烙在了我的背上。引得我一通狂笑。

茶。第一次吃茶是娘用铁锅煮的。那东西看上去像块砖，硬邦邦的。娘说，那是砖茶，就得煮着喝。茶色很浓，酱汤似的，一口下去，齁了嗓子，我没把控住，喷了个天女散花。那之后很多年我没敢碰过茶。后来到了都市，也附庸风雅，学着喝起茶来，绿茶、红茶、白茶、黑茶，应时品茗，伴着书香，竟成就了我的写作梦想。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，我感受到的，不光是琳琅满目，更是精神的富有。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

我和我的祖国

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